

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

近百年來的台灣，在特殊的歷史際遇下，夾於中國與日本之間，文化的衝突與國家的認同歷經轉折，形成文學表現時代的核心問題。欲探索台灣的精神內在之變化，透過文學運動與文學作品的歷史考察，是可能的途徑之一，而且是值得開發的領域。

林瑞明◎著

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 / 林瑞明著。-- 初版。--

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民 85

面；公分。--(允晨叢刊；63)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9449-42-2 (平裝)

1. 臺灣文學 - 評論

820.7

85008068

允晨叢刊 63

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

作者：林瑞明

發行人：廖志峯

主編：李怡慧

執行編輯：夏國安

美術編輯：王振宇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服務電話：(02)507-2606(代表號)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初版日期：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電腦排版：極翔企業有限公司

製版：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：協成裝訂行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傳真電話：(02)507-4260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300元

ISBN：957-9449-42-2

自序

多年以來，一直保持著對於台灣文學的關注。文學常是時代的反映，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，文學的變化亦有其複雜的過程，有些是內在對於舊有形式的不滿和求新求變的創作慾望所促成，有些則緣於外在的因素，因社會、政治或文化的變動而跟著變化。近百年來的台灣，在特殊的歷史際遇下，夾於中國與日本之間，文化的衝突與國家的認同歷經轉折，形成文學表現時代的核心問題。欲探索台灣的精神內在之變化，透過文學運動與文學作品的歷史考察，是可能的途徑之一，而且是值得開發的領域。

本書延續《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——賴和研究論集》的研究心得而來，所不同的是不再以單一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，而是以台灣文學史的幾個重要的剖面交互探討。

輯一：以文學運動及衍生的問題為主要討論對象，貫串其間的是台灣觀點，所論皆是重要命題，容或有所爭議，但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反覆觀照，確實有其必要性，台灣文學之所以為台灣文學的特色，也才能突顯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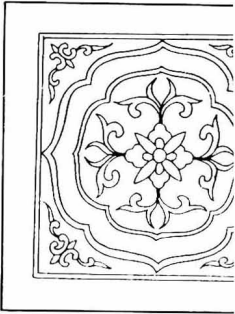
輯二：以台灣文學發展初期的三位作家，賴和、蔣渭水、張我軍為例，探討身處不同場域的文化人，其文學發展的不同趨向。〈賴和漢詩初探〉，以全面整理賴和漢詩之後的所得，

透過已刊作品以及手稿，廣泛探討，進一步挖掘賴和的內在在世界。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新文學家，對於漢詩的執著及所表現出來的新精神，說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文化人，不僅有其文化之根，亦有其新的發展。〈感慨悲歌皆爲鯤島〉，側重文學的廣義性，並強調了殖民統治下「人權文學」的重要性。〈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〉，則點明了作家脫離母土之後，理論與創作皆難免失去焦點，這是值得再三討論的議題。

輯三：以日文創作者爲探討對象，就作品而言，這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成熟期，但也因日本文化與精神的介入，作家面對時代的挑戰，各有不同的因應之道，由是必要考察時代背景，四〇年代的文學運動與不同陣營的文學取向，一並在文中處理。〈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〉，涉及兩個不同的時期，兩種語文的使用，葉石濤是戰前最後一代，也是戰後第一代的台灣作家，具有承先啟後的代表性。

本書意圖檢討二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發展史的幾個重要面向，從基本材料入手，不尚空話，有所得皆祖誠陳述，然而汲深綆短，「洞見」與「不見」或皆有之，還是衷心期望能做爲台灣文學研究學術化的墊腳石。

一九九六年七月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



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

目錄

自序

輯一

一、台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（一九二〇—一九二三）	2
二、戰後台灣文學的再編成	26
三、現階段台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	51
四、國家認同衝突下的台灣文學研究	73

輯二

五、賴和漢詩初探

附：賴和先生年表

六、感慨悲歌皆為鯤島——渭水與台灣文學

七、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

輯三

八、山河初探——楊雲萍論

九、不為人知的龍瑛宗——以女性角色的堅持和反抗

一〇、騷動的靈魂——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

一一、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

參考書目

輯

一



台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

(一九二〇——一九二三)

一、前言

二〇年代台灣在社會內部的變化以及外在思潮的衝擊下，面臨一個轉型期，此時正好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的中間點，受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，以其所學的新知，企圖展開新文化運動，從而更新精神界，以改變弱小民族的命運。

新文學運動是其中重要的內涵，其情形正如五四前後中國的文學革命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首開風氣之先，並且影響及於文化藝術領域的各個部門，形成一個跟傳統時代文化內容區分開來的分水嶺。

由於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展，更加富有曲折性。從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台灣新文學理論的提倡者，始終保有漢文化的自覺，以抗衡官方推動的日本文化；然而也因傳統文學的固步自封，無法跟上時代進步的潮流，他們援引中國五四文學革命的成果及介紹西方近代文學思潮，促成台灣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變化，以迎向新的時代。由於這

些文化啓蒙者的努力，終使得台灣文學從「現代以前之學藝文化」轉變爲「現代性學藝文化」（註一），也使文學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。

台灣新文學，擴大而言，台灣新學藝的源頭，來自於二〇年代初期文學的理論與主張。正本清源，有必要對此一時期的理論逐一檢討，以期了解台灣新文學（新學藝）的文化特質。

二、《台灣青年》時期

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設在東京的「新民會」，以中、日文發行機關雜誌《台灣青年》。王敏川在《台灣青年》發刊之「旨趣」一文即強調文化之重要，王氏云：

今日世界改造之秋，國民之榮辱，不在乎國力之強弱，而在乎文化程度之高低。……夫欲啓發社會之文明，必先吸收高尚之文化，尤當順應世界之潮流，然後可使民智日開，而進於文明之域。（註二）

這種對於台灣文化的不滿足感，是促使台灣新文化運動展開的重要動力。一如日本、中國，在推動新文化運動之際，皆首先觸及文學問題，在《台灣青年》創刊號上即刊載了當時留學於

慶應大學理財科的陳炯所寫〈文學與職務〉一文，是現時可以找到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第一篇文學理論，陳炯起筆即強調云：

無論洋之東西，時之古今，凡有偉大之民族，察其裡面，必有健全之文學在焉。未聞有偉大之民族，而無健全之文學；有健全之文學，而其民族不振也。文學者，乃文化之先驅也。文學之道廢，民族無不與之俱衰；文學之道興，民族無不與之俱盛。故文學者，不可不以啓發文化，振興民族為其職務也。（註三）

將文學賦予崇高的地位，但一方面又感嘆當時的台灣「有文章而無作用，有學術而無思想；文學自文學，思想自思想」，以致文化停滯，思想束縛。陳炯的感慨是針對「我族」（漢族）的檢討，一方面又強調自覺之文學，不單負有啓發文化，並有傳播文明思想，鼓吹人道感情，促進社會革新之使命，並引「民國新學，獎勵白話文」為證，期待台灣的文學能走向言文一致體（註四）。

陳炯留學日本，對於明治二、三〇年代（一八九〇年代前後）以來的近代日本文學，做為國民的文化素養，當然有所體會；對於中國正在推動的白話新文學運動，亦不陌生。他在闡釋「自覺之文學」細按其義，實呼應了陳獨秀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於《新青年》二卷六號之

《文學革命論》的主張，亦即不僅在於文體的更新而已，更注意其內在的精神，用陳獨秀的話說，即是「今欲革新政治，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」（註五）。陳炯身為殖民地的文化人，初期猶不使明言政治更新而已。台灣自從文化運動而後，接著社會、政治運動相繼而起，陳炯的文學主張實與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如出一轍。

從陳炯的《文學與職務》一文，可以看出台灣至遲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就有了台灣文學革命論的主張，文言一致的白話文學也逐漸成為二、三〇年代台灣漢文作家的追求。由於台灣語言有些白話音無法盡用漢字來表現，這條路走的相當辛苦。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，這是在尋求表現新精神的新文學，一開始就浮現的重大問題。

《台灣青年》是和、漢文兼刊的雜誌，該刊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，凡是用日文所寫的文章，都是白話語體文，而用漢文發表的論文，皆使用文言文，陳炯的《文學與職務》即是一例。顯示出當時台灣的文化人，一則透過日文接受近代思潮的洗禮，一則幼年時代仍受漢學的薰陶，在這新舊交替之際，他們平時應用日本語體文發抒意見，然而回到台灣本地的語言寫作，仍然必須以文言文來表達思想、概念，無法「我手寫我口」。這種內在的違和感，將驅使他們尋求新的表現法，更何況做為文化傳承的中國大陸五四運動已如火如荼的展開了，而殖民帝國則早在明治時代已完成了語體革命。隨著先覺者的提倡，台灣話文的文言一致，在三〇年代初期的台灣話文論爭中達到了高潮。

一九二二年九月，甘文芳在《台灣青年》三卷三號發表〈現實社會與文學〉（〈實社會と文學〉）。強調十九世紀以來，歐美多數的文學家已將社會問題直接在作品上表現出來，或者擅長以筆來評論政治之得失，「筆上劍上一貫表現出來的精神，正是真情橫溢的人類熱愛」，文學家不單單是爲了文學而文學而已（註六）。甘文芳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學應走的方向，同時亦注意到中國新文學的現象：

戰後中華文學漸漸被介紹到歐美，又有以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，實在值得慶幸。在這樣迫切的時勢要求和現實生活的重圍之下，已不需要再有往昔的那種有閑的文學了。僅僅以為是風流韻事茶前酒後的玩物，可以預想不久到來的將成為空虛的社會。（註七）

甘文芳此時雖尚未直言攻擊徒具形式的台灣舊文學，但向中國文學革命以來的新文學就近取鬬，預警了一九二四、二五年張我軍抨擊那些無病呻吟的台灣舊文學的理論文章，即將到來。綜觀甘文芳〈現實社會與文學〉一文，顯現他對世界文學思潮有相當程度的理解，而台灣文學也終必在中國、日本以及整個世界思潮的大架構下展開，影響因素是多元的而非僅單元而已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陳端明在《台灣青年》三卷六號，發表了〈日用文鼓吹論〉（該期被禁，

又重刊於隔年元月的四卷一號，則掀起了台灣白話文運動的序幕。

陳端明以為文章分為日用文以及文藝文兩類，「日用文之目的在乎互相交換思想，以明白簡易為要」，他舉西方「用數十字源，尚感不足，發明印字機及謄寫器等，簡便非常」，而台灣「文體尚株守舊套」、「致阻大眾之文化」。他指摘習用的文體有三種弊害：第一，無法充分表達思想；第二，困難學習，是文化停滯的原因；第三，缺乏進取氣象，沮喪國民之氣。主張日用文應當改革，並舉中西各國情形說明：

試觀現今所謂文明各國，多言文一致，為台灣獨排之，此因承教於中華之後，故言文各異，然今之中國，豁（豁）然覺醒，久用白話文，早期文言一致，而我台之文人墨士，豈可袖手旁觀，使萬眾有意難伸乎！切望奮勇提唱「倡」，改革文學，以除此弊，俾可啟民智，豈不妙乎？白文之利，第一可以速普及文化，啟發智能，同達文明之域。第二意義簡易，又省時間，稚童亦能通信，自幼可養國民團結之觀念，其影響於國家不少。（

註八）

綜觀陳端明的意見，他試圖先從日用文著手改革，再及於文學，不失為簡便有效的一種方法。中國五四時代提倡白話文學，亦提供了借鏡。從陳炯、甘文芳、陳端明等二〇年代初期

的新文學提倡者，皆可以看出這一路的痕跡，顯示台灣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於彼岸中國的文學革命並不陌生。

一九二二年一月《台灣青年》四卷一號，又有一篇日人小野村林藏的〈現代文藝之趨勢〉，更具體的介紹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文學思潮，尤其注意及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三大文藝派別，一、自然主義文藝，二、象徵主義文藝，三、人道主義文藝，小野村強調文藝是時代精神之反映，而十九世紀以來的科學是「事實」之學問，因之時代精神「尊重真實」，亦影響及於現代文藝，並且作品「內容生活之真告白」，這是「現代文藝之真味」，小野村並認為因印刷術發達，郵政制度完全，民眾理解力增加，因之文藝影響社會亦大，他總結合道：

文藝既為傳播思想之絕好武器，思想家與其為文章家寧為文藝家。從前所謂「文士」之文藝時代，已成陳跡，今為思想家與理想家及文明批評家之文藝時代矣。此乃現代文藝之所以無遊戲之味也，現在文藝與現代精神之實相及社會思想之傾向，有緊密恰切之關係也如此，故有志或感內容生活者，對文藝不能偶忽焉。（註九）

小野村林藏將文藝與真實結合，證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，理論若合符節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實在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，此亦說明了，在日本統治下展開的台灣新文學，是以全世

界爲視野，是多源的，不僅受到中國文學革命的影響而已。

三、台灣文化協會《會報》時期

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，於台北靜修女學校創會，在蔣渭水的策劃下網羅了全島各界的菁英，初期亦是「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爲目的，利用發行會報、開設報章雜誌閱覽所、開辦各種講習會、舉辦文化演講、放映電影並附帶說明會、開設文化書局、創立文化義塾……來從事文化啓蒙運動。

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行《會報》第一號，共印一千兩百分。蔣渭水著名的文章〈臨床講義——台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〉（〈臨床講義——關於台灣這個患者〉）即發表於此。這是一篇政治家對於台灣之觀察及下處方的文獻，但從文學的觀點來看，亦是以日文所寫的一篇在形式與內容均有其獨創性的散文代表作。

《會報》創刊號，一出版即受到禁止發售之處分，於是在十二月十日，發行改訂版。第二號起，原稿需先送官方當局檢閱才准出版，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始發行第二期一千三百五十份。因《會報》是依出版規則發行人法發行，依法不能刊載時事，第三號改爲《台灣文化叢書》第一號，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發行。第四號以《台灣之文化》爲題申請刊行，但以「抵觸新聞法令」爲由，被命令禁止發行。第五號起，再回到《會報》題號，夾在《台灣民報》一起

發行，直到第八號起中止。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，在台南市所舉行的第三次總會上，決定以《台灣民報》作為機關報。

《會報》第一、二號，現已難尋。第三號亦即《台灣文化叢書》第一號，除了可以了解台灣文化協會初期的活動外，從台灣文學史的觀點，亦留下一些資訊。首先在〈會報編輯規程〉即有關於創作的徵稿：「登載和漢小說以助興趣」（註一〇），反映文學創作亦受到相當的重視。

有關文藝理論方面的文章，則見之於林子瑾〈文化之意義〉一文，這是續《會報》第一號的論文。文中分類各型的文化，提供台灣文化運動參考。林子瑾云：

愚見台灣文化運動方針，對於物質的方面，當虛心採用歐美諸國；對於精神的方面，宜極力保存由中國傳來之固有的文化；然日本之固有文化，間亦有可採用者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渾合三種文化，而另構成一種之台灣之新文化也。又對於橫的方面猶當注意，台灣開化者，極占（佔極）少數，故不得不由橫的方面進展，如印行淺近出版物、通俗講演、改良戲，又多設影戲院、小圖書館、讀報社等類。然台灣人原為優秀民族，且係古代文明之子孫，對於縱的方面，更宜竭力發揮，如公派青年出歐米（美）留學，或促成台灣大學，其他電氣、航海、專門學校等。（註一一）